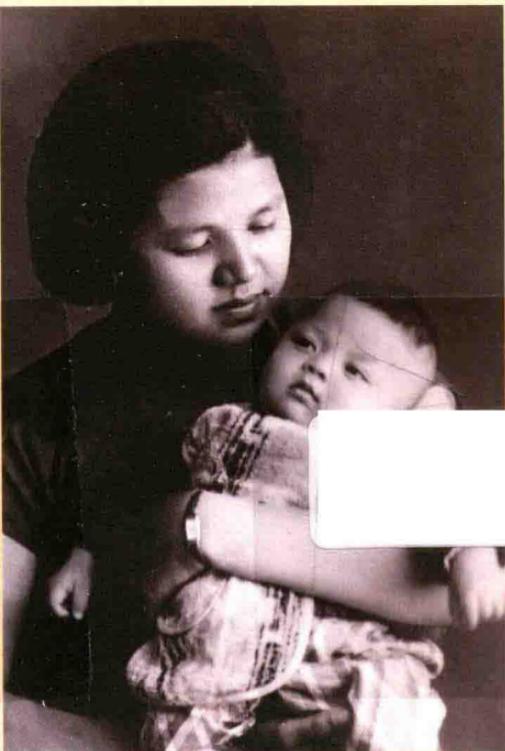


老照片

我的母亲

《老照片》编辑部 编



- 我的母亲于莘莘 孔令仁
读八年私塾的母亲 穆公
我的母亲高昭一 赵纲
照片里的母亲 徐泓
怀念我的母亲 潘鲁生

老照片

温情系列

我的母亲

《老照片》编辑部 编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母亲 / 《老照片》编辑部编. —济南：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18.6 (2018.6重印)
(《老照片》温情系列)
ISBN 978-7-5474-2736-1

I .①我… II .①老… III .①回忆录—作品集—中国
—当代 IV .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68378号

《老照片》温情系列

我的母亲

《老照片》编辑部编

责任编辑 冯克力 赵祥斌

装帧设计 王 芳

出版人：李文波

出版发行：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址：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

邮编：250001

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140毫米×203毫米 32开 8印张 97幅图 120千字

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2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4-2736-1

定价：2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写在前面的话

1996年底，山东画报出版社的《老照片》丛书一经面世，即以别开生面的图书样式、回望历史的新颖视角，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，并引发了风靡全国的“老照片文化热”。《老照片》的成功出版，开启了中国出版业的“读图时代”，相继被业内权威媒体评选为：新中国出版业五十件大事；1978—1998二十年难忘的书；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；共和国60年60本书。

作为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，《老照片》以“定格历史、收藏记忆”为己任，至2018年4月，已出版了118辑，共刊出各种历史照片一万余幅，相关的文字一千万余言，从一个独特的视角，为百多年来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，留下

了一份形象而鲜活的记录。《老照片》出版 20 余年来，这些带有个人记忆温度的文章受到大众读者的喜爱，年长的读者借此印证经历过的历史，回忆过往的岁月。而青少年读者借此从中国社会的变迁中，仰望历史的星空，感受普通民众细腻的家国情怀。

为此，《老照片》编辑部编辑了这套温情系列图书：《我的父亲》《我的母亲》《我的老师》《一封家书》，共四种。其中有些文章从已刊《老照片》中精心挑选适合青少年读者阅读的温暖篇章，文字质朴平实，感情自然真挚。还有一些文章，按照《老照片》的一贯格调，另约稿、辑录了众多名家的作品。如《一封家书》收录了傅雷《写给儿子傅聪的信》、曹文轩《爸爸愿意哄着你长大》等表现父爱的书信；也收录了林徽《写给儿子的两封信》表现母爱的信札，这也是林徽之子、作家止庵首次授权出版。《我的老师》收录了汪曾祺《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》，这篇文章选自本社出版的《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》。

在《老照片》陆续出版 20 年之余，我们冀望与更多的青少年读者一起成长，通过共同翻看《老照片》，开阔阅读视野，增长人生阅历，增添人文情怀。

我们期待这套温情系列，为每位读者开通一条重温往

事的时光隧道，大家在历史时空的穿梭中，向美好的回忆致敬，并从中领略人生旅途中的不同风景。

山东画报出版社《老照片》编辑部

2018年5月

目 录

我的母亲于莘莘	孔令仁	1
母亲的旧照	管崇英	8
与母亲的合影	李亦园	13
怀念妈妈王立芬	吴希如	17
又见母亲	朱晓枫	25
记忆中的母亲	胡长和	29
忆母亲	曹 虹	39
我的母亲	王东成	49
一张照片的由来	徐 瑞	56
怀念我的母亲	李守民	59
读八年私塾的母亲	穆 公	66

- 母亲的一生 尹秋侠 —— 70
怀念母亲 美梦梅 —— 80
“我的母亲高昭一” 赵 绅 —— 90
平凡的母亲 秦博瑞 —— 108
照片里的母亲 徐 泓 —— 113
母亲年轻时 马金琥 —— 132
母子情 文雅贤 —— 135
爱读书的母亲 启 武 启 智 —— 141
母亲的笑 吴 禾 —— 149
寻找母亲 陈 兵 —— 158
参加八路军的母亲 刘厚军 刘沪民 —— 167
巧手母亲 李 薇 —— 175
参加抗战“小小歌咏队”的母亲
何 蜀 —— 180
投身革命的母亲 韦亚南 —— 186
明明白白的母亲 何 曼 —— 189
妈妈的童年照 麦琪丰 —— 196
那个最疼我的人走了 友 谊 —— 199
无尽的思念 鲁 跃 —— 202
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珠 望 —— 212
活出生命的尊严 刘宝莅 —— 217

月圆时，念老母 杨渭临 —— 222

怀念我的母亲 潘鲁生 —— 232

我的母亲于莘莘

孔令仁

我的母亲于莘莘，字南滨，生于1898年。母亲和姨母自幼随外婆住在栖霞乡间，外公在北京读书、工作。外公给外婆写信说：任何人不准用任何理由给两个女儿裹脚，如有违背，定不算完！当时山东农村很落后，妇女裹脚还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外婆牢牢遵循外公的嘱托，顶住各方面的压力，一直没给两个女儿裹脚。

到母亲该上小学时，外公把外婆和两个女儿接到北京。母亲刚到北京时说一口山东话，同学们因此给她起个外号叫“小山东”，明显有讽刺意味，母亲也无可奈何。上课不久，恰逢初一，按当时校规每逢初一、十五要给孔夫子的牌位叩头，大家都毕恭毕敬地列队前往，母亲说：“对

不起，今天大家都要和我这个小山东去向老山东磕头了！”

从此大家不再管母亲叫小山东了。因为老山东是老圣人，叫她小山东她岂不是成为小圣人了吗！还因为母亲到北京后不久，满口山东话很快就改成了北京话，再叫她“小山东”也名不副实了。

1917年，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，外公追随孙中山，到广州参加临时国会，行前他把家眷迁到济南。母亲到济南后，就读于女子师范学校。母亲的皮肤雪白晶莹，特别是在上体育课后到水龙头前洗脸，洗后更为清丽秀美，因此同学们送给她一个外号叫“子午莲”。

二伯父祥柯公与外公交厚，到外公家见到母亲，觉得与父亲结合堪称佳侣，他向祖母建议到于家求婚。祖母通过女子师范学校领导调阅了母亲的作文本，认为文理清晰，书法秀丽。祖母又借到学校参观之名，去相看母亲。祖母在察看一番后，未经人指点，在众多的学生中竟看出哪一个是母亲。祖母说这是缘分，实际上是因为母亲长得漂亮，举止端庄大方，所以在众多的伙伴中祖母一眼就能认出来。祖母满意后，即派人到于家提亲。父亲的学识、品德俱佳，又身材高挑，五官端正，是出名的美男子，此皆外公所素知，所以这门亲事很快就说成了。父母于1917年喜结连理。

父母亲在一起共同生活四十年，两人感情笃深，互敬

互爱，令人羡慕。我家在昆明东寺街的住宅、在重庆南岸黄山的住宅、在青岛路1号的住宅，父亲皆名之曰“南园”。为什么叫南园？因为母亲字南滨，南园者南滨之家园也。可见父亲一直把我母亲视作一家的主人。母亲和全家人也都相处融洽，受到大家的信任和敬重。俗语说：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但我总觉得母亲是一个找不出缺点的完人。

1949年前的上流社会，酒食征逐，打牌，跳舞，看戏，整日忙于所谓社交和应酬。父亲是金融界的要人，经济条件较好，当然也难以免俗。但母亲却不抽烟，不打牌，不跳舞，不看戏，不串门，真所谓一尘不染。但遇到一些重要场合，母亲也随父亲参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母亲就一定把衣服、鞋袜、皮包、手帕精心搭配好，务使协调自然；人也薄施脂粉，淡妆素抹。由于天生丽质，她的淡雅反而比那些浓妆艳抹的小姐和太太们更出众，被刮目相看。

母亲一切都替别人考虑，从不为自己打算。比如吃饭，她总是考虑别人爱吃什么，却很少想到自己。偶尔做一点自己想吃的东西，她就像犯了什么过失一样内疚地说：“你们看，多少年改不了老习惯，到现在还想吃老家的杂面条，今天我做了一点，你们尝尝好吗？”如果我们谁吃了一点，又多少表示出爱吃的样子，她就高兴了。她喜欢吃羊肉，但我们孩子不爱吃，她就从来不买羊肉。直到她突发心肌



1929年的全家福，摄于南京。右二为母亲，左四为作者。

梗死临终的那天，才对嫂嫂说：“你们今天包几个饺子吃吧！给我买几角钱羊肉，我想吃羊肉馅的。”但这顿羊肉饺子没有吃上，母亲就去世了。母亲去世后，我们做子女的无不痛心疾首，平时我们为什么不知道给母亲包顿羊肉饺子吃呢，我们真该死呀！

母亲很少参加外面的活动，她把大量时间都用在照料子女上了。她生了八个孩子，除了小妹令因当时她患病未能亲自哺乳外，其他每个都由她亲自哺乳，抚育成人。我

是她的第三个孩子，上有哥哥、姐姐，下有弟弟、妹妹，按说母亲是不一定能对我照料很周到的，但她却竭尽全力把我们每个人都照顾得停停妥妥。小时候我的头发又黑又多，母亲总爱给我梳两条大辫子，这就成了她每日不可缺少的工作，因为我是非得她亲自把我的小辫子梳好才肯上学的。下学以后，我的功课都是由她辅导，最后经她检查才算完成的。我现在能在大学教书，能写一点东西，追根溯源是和母亲的辛勤教育分不开的。

母亲脾气温和，对子女很慈爱，但不是无原则的慈爱，遇到我们犯错误，她就会对我们进行严肃的教导。有两件事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，至今仍牢记不忘。

一是在南京上小学时，我与同桌同学周慧海成为好朋友。周慧海的父亲就是当时任教育部长、后来成为汉奸的周佛海。一天放学，慧海对我说有车来接她，邀我到她家玩一会儿。我说怕家里人着急，她说到她家打个电话说一声就是了。哪知到她家后，她的哥哥周幼海、姐姐周松林（周佛海的养女）变着法儿同我们两个人玩，她妈妈又留我吃晚饭，还让她的小哈巴狗给我表演各种节目，我把打电话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。家里不见我回去，都十分着急，父母派人到各处去找也不见踪影，后来好不容易打听到我和周慧海一同坐汽车走了，父亲往周家打电话才找到我。

我回家后看到不仅父亲对我板着脸，连对人总是微笑的母亲也面如冰霜。他们说：“你外出不回，应该预先向父母请假”，来不及请示也该往家打个电话呀！”我掩饰道：“电话打不通！”母亲突然站起来厉声说道：“小裕（我的小名），谁教你说谎的？以后不准说谎！”原来他们向周家打电话时，周家就道歉说本来想打个电话，但匆忙间忘记了。我大哭了一场，不是哭父母教训我，而是哭自己不长进，怎么学会说谎了呢？

二是在昆明读大学时，那时社会上盛行家庭舞会。一年圣诞节，我在大观楼附近参加一个家庭舞会，到的人很多。陈香梅、王人美等著名人物都来了。舞会一开始主人就宣布，今天要狂欢一夜，谁都不准离开。我找到主人声明，怕父母挂念，最迟12点以前离开，主人也答应了。但当我要走时，司机却找不到，大观楼离我家很远，又很荒凉，徒步返回是万万不能的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回家。到家后见母亲脸色铁青，她教训我道：“一个女孩子，一夜不归像什么话，你要自重自爱！”我知道问题严重，赶快向母亲解释、认错，并保证以后决不再犯。母亲才渐渐地平静下来。

值得一提的是母亲和保姆的关系。母亲心地善良，悲天悯人，她对每个人都好，特别是对老弱贫穷之人更格外照顾，因此她和我家的保姆都相处融洽。给我看孩子的保

姆叫贵珍，她来我家帮工后，母亲也像对我们一样教育她，每天晚上教她读书识字。直到我的孩子进了小学，她考进工厂做了工人以后，母亲还留她住在家里。晚饭一般都是她争着回来做，中饭就由我母亲准备好了她回来吃。当她知道我母亲去世的消息后，泣不成声，还为我母亲戴孝多日。

母亲的旧照

管崇英

我珍藏着母亲年轻时的两张旧照片。图1是母亲(左二)婚前在老宅和我的两位姑姥姥(左一、左四)以及我的一个姨(左三)的合影,时间约在20世纪10年代中期,那时母亲只有十六七岁。图2摄于白洋淀边漾堤口村村东的河边。钓鱼台上是我的母亲(坐者)和一位姑姥姥,小孩子是我的大表舅;跳板上站着的是我的两个姨娘。此照约摄于20世纪20年代末。这两张照片我一直很小心地保存着,经常拿出来看看,欣赏一下母亲年轻时靓丽的倩影。

母亲可以说是下嫁到我家的。我姥姥家是村东头的大户刘家,我家在镇子里是个普通人家,经济并不富裕。母亲曾对我说过,她结婚那天,我八姥爷送母亲到我家,看